

# 江安文史资料选辑



58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江安县委员会  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# 目 录

梁伯隆烈士事略……………梁崇德 陈永嘉整理 ( 1 )

雷雨田同志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…李映昭 ( 12 )

论党对张乃麋的统战工作……………张述尧 ( 30 )

张铁僧传……………许敬先 ( 50 )

傅襄谟事略……………张安国口述 陈永嘉整理 ( 64 )

缅怀朱青长爷爷……………陈继瀛 ( 68 )

梁老话还斋老人……………陈继瀛 ( 71 )

附《双桂斋诗录》悼朱青长部份诗词、对联 ( 72 )

魏蜀周事略……………陈永嘉 ( 77 )

魏蜀周生平事迹梗概……………张四维 ( 83 )

常芳林二三事……………常晓田 ( 89 )

附常公芳林小传…………… ( 94 )

四川省立江安中学校史……………文宗岳 ( 96 )

全面发展育英才——回忆任筱庄校长整饬省立第

三中学……………许敬先 ( 99 )

我们高十班为什么要罢课.....刘克昌（114）

演戏的一场风波.....石善纯（121）

我在省立江安中学初四十二班亲历.....杨国荣（125）

三十年代忆母校.....杨经纬（130）

石达开在红桥金钟扑地山之战始末.....常晓田（135）

# 梁伯隆烈士事略

陈永嘉 梁崇德整理

梁伯隆是我国早期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，优秀共产党员。参加过北伐战争及“八一”南昌起义，后被党派回四川，在重庆、成都创办重庆高中、西南学院和西南大学，传播马列主义，培养革命人材，1930年被国民党逮捕，英勇就义。

梁伯隆，名廷栋，以字行，江安县底蓬乡底蓬村簸箕湾人，生于清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七月二十六日。父梁常甫是具有维新思想的塾师，曾任底蓬高等小学校长。

民国五年（1916），梁伯隆十二岁，底蓬高小第一班毕业。次年，考入四川省立第三中学（今江安中学），于1920年毕业。时值五四运动爆发，反帝反封建浪潮席卷全国，新文化运动兴起。伯隆幼承庭训，长受新思想的熏陶，目睹黑暗现实，决心赴外地学习，寻求救国救民之道。

1921年秋，经江安劝学所（后改教育局）资助，去上海学习，考入中华职业学校专科师范木工科学习。由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，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。是年“七·一”，中国共产党成立，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。梁伯隆躬逢其盛，在校又受到新派教师的教导，开始写语体文，并接受了“劳工神圣”的观点，认识日益提高。1923年秋毕业即考入复旦大学法政科学习。常与进步

友人及留法的先进青年通信联系，并相约赴法勤工俭学，研究革命学说。终因未请准公费，无力凑足学费，未能如愿，继续留校阅读进步书刊，结交共产党人，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24年1月，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，确定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。同年秋，梁伯隆奉派赴广州黄埔军校军需课任职。1925年春，参加了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“第一次东征”战役。东征胜利后因病辞职，于4月1日返回上海震旦大学。“五卅惨案”发生后，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。梁伯隆任上海中国学生联合总会代表，担任全国学联的宣传工作，是上海大学生中最活跃的青年共产党员之一。五卅运动后，党派他到杭州任特委书记，由于孙传芳、张宗昌下令逮捕他，遂返上海，转入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系三年级学习，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。

1925年冬，党又派他去广东黄埔军校工作。北伐初期，他在国民革命总政治部工作，后又派到二方面军担任张发奎部的师党代表。北伐军攻占九江，他被留下来任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宣传部长，还担任国民新闻总社的总编辑兼代总经理、《九江日报》的编辑和九江总工会的秘书。

1927年3月17日，蒋介石嫡系部队九江司令部，派人捣毁并占领九江国民党左派党部、九江总工会及国民革命军政治部，革命人士被捕杀多人，制造了震惊全国的“九江惨案”。伯隆变服易装，化名梁尚志，

脱险到达武汉。不久，奉命去南昌，任《贯彻日报》主笔。

同年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“八一”南昌起义爆发。梁伯隆在起义中任十一军（军长叶挺、党代表聂荣臻）军部秘书。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，起义部队，旋即于8月5日撤出南昌，准备南下，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。行军途中，伯隆被调往周士第、李硕勋率领的二十五师师政治部担任宣传工作和师党部的工作。沿途突破敌人的围、追、堵、截，且战且走。8月13日到宜黄；18日到广昌；19日到江西瑞金，25日参加反击广东军阀黄绍竑部的会瑞战役，大获全胜。9月初由瑞金向福建汀州挺进，9月3日，到达汀州，又继续向广东进军，9月18日，二十五师到达广东大浦三河坝，这时起义军主力由周恩来、贺龙、叶挺、刘伯承率领，直奔潮汕。周士第、李硕勋、梁伯隆等率领的二十五师与第九军教导团共约三千余人，则留守三河坝，归朱德指挥，担任阻敌打援，掩护主力进攻潮汕。10月1日起，敌军以绝对优势兵力，向二十五师阵地发起轮番进攻，战斗激烈。经过三天三夜激战。毙敌三千多人，起义军也伤亡近千人。为了保存革命实力，二十五师采取次第掩护，逐步撤兵办法，摆脱敌人，沿通向潮寮的路线。朝西南方向前进。于10月5日到达饶平茂芝，与从潮州退出的第二十军第三师及教导团会合。由朱德主持召开军事会议，决定把这两支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。决定“穿山西进，直奔湘南，”到敌人统治薄弱地区，开辟根据地。经过半个多月的行军战斗，经福建的永定、峰市，武平到江西南部的信丰。这时部队已和中央及地方党组织

失去联系。为了找党，10月底，梁伯隆奉派回上海汇报和请示工作。他绕道湖北蕲州，与中共党员曾季鲁会晤，一同于1928年初，回到上海。在革命暂时失利，处于低潮时期，梁伯隆仍然信心十足，与友人信中说：“我始终想干！干！！帮助被压迫的人干，干那大逆不道的该杀的事。我甘愿为现社会的叛徒，我要反对忘八混蛋的吃人的社会。所以我立即参加军事工作，同我们几万革命健儿去杀，竟尔纵横数省。线（？）迟三月，因无接济，仍归失败，不禁令人痛哭！革命之花虽暂为狂风暴雨摧折，然而春芽正发，含苞怒放期，当复不远！革命是经过斗争的失败而进展的啊。”

1928年中共中央曾派梁伯隆赴江西红军中作政治工作。随着当时形势和党中央策略的变化，对他布署了新的任务。他在给尹陶滨信中谈及，“我在这浑噩的现在的政治下面，虽有余勇与恶势力酣战。也许战个几十百个回合，尚难分胜负。然而在战略中我当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段，以正攻变作侧击、蓄锐气，养精神，是我目今当务之急，因此，我欲另有企图，暂从事于文化工作，有许多（多）朋友均同此意。……在四川的重庆，成都开书店，并开印刷厂，办报馆和学校，同样地力求阐明我们在政治上之主张及求政治上之活动。”并号召朋友们：“来吧！我们大家携着手儿一同前进，唱我们的自由之歌，干我们自由的事。做官发财那种浑蛋臭事，不要干！现实，我们也不要梦想。只有把这乌烟瘴气的恶魔世界打破，我们才有伸头之日呢！”这段时间，他就本着党中央的策略，转战文化战线。他积极筹划，宣传革命真理，培养革命骨干。同

时化名为梁靖超，有意结识二十一军（川军军长刘湘）的住沪代表傅真如和张斯可，为返川开展工作，创造条件。

1928年底，按党中央回川办学的指示，梁伯隆回到久别的家乡，同订婚已久的农村姑娘杨德贞结婚。婚后半月，接组织通知，随即向父母妻子告别，匆匆东下重庆。借傅真如、张斯可和重庆《新蜀报》主笔王伯禹介绍，会晤二十一军军长刘湘。利用刘有办学培养军政干部的愿望，建议在重庆开办一所高级中学。得到刘湘的赞许，由军部拨给经费，并把原巴县议会旧址，拨充校舍。1929年4月7日，重庆高中正式开学，刘湘自任董事长，委梁伯隆为校长兼二十一军军部顾问。梁伯隆趁此时机，集资开办了“掘新书店”，向青年读者推荐销售左派作家的文学作品，及其他进步书刊。

重庆高中为了适应刘湘的办学思想，学生一律穿军装，受军事训练，由江巴卫戍司令郭勋祺任教官，而教学内容却和“上海大学”相同，分社会科学和文学两科，科主任由中共地下党员担任，开设国文、外语、社会学概论、社会进化史、文学概论等课程，重在培养学生的革命思想。重庆高中受中共川东特委的直接领导，秘密建立了党团支部，在教师学生中形成一个坚强核心。一百二十多名学生中，共青团员发展到三十多人。中共四川省委对重庆高中很重视，刘披云和梁伯隆单线联系，项鼎、程子健也经常到校指导工作。学校的政治空气十分活跃，对社会群众的影响日益扩大。他和部队联系，开展兵运工作。这引起刘湘的深度不安，在重庆高中刚办一期后，即以“经费

无着”为借口，下令停办。

重庆高中停办以后，梁伯隆在省委支持下，与张竞若、曾季鲁等中共地下党员，自筹经费，在重庆南岸胡家祠堂开办了西南学院，仍由梁伯隆任院长。共有师生八十余人，多数由重庆高中转来的。由于经费紧张，减少了一些教员，留用的全系中共党员或党的同情者，每月只发十元生活费。在党团支部的领导下，师生们仍然保持了在重庆高中时那种蓬勃的朝气。学生中很多人成了共产党人及革命骨干，如杨锡蓉（烈士）廖井丹（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）等。

西南学院邻近的铜元局，当时为二十一军的军械制造厂。由于学院为工人开办了夜校，学生和工人交往密切，厂方恐工人受其影响，发生罢工事件，便呈报二十一军军部，下令巴县政府飭南坪乡长迫使业主收回学校租房，并派出军警，强行将西南学院解散。

两次办学遭到摧残后，梁伯隆已很难在重庆继续活动下去，他向中共四川省委请示，省委决定他们转移成都，开办西南大学。

1929年10月中旬，梁伯隆按中共中央通知，赴上海汇报。中央同意四川省委建议，嘱梁伯隆聘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任西南大学名誉校长。并派杨村人随梁返川，协助工作。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，在重庆十八梯寓所楼上同梁、杨会晤，商定开办事宜。1930年初，梁伯隆、杨村人、张竞若、曾季鲁等同西南学院部份师生，经过千里跋涉，到达成都。冲破重重阻力，开办了西南大学。

西南大学由校务委员会集体领导，梁伯隆化名为梁兴

谷任主任委员，执行校长职务。学校党组织由成华县委领导。全校有学生四百多人，教师四十余人。分住三院，以魁星楼街一院为校本部，仁厚街为二院，楞其安街为三院。设有社会科学，政治经济学，文学等系。教学内容除普通课程外，还开有辩证唯物论、唯物史观、政治经济学、新文艺论、新兴戏剧等。梁伯隆主讲政治经济学。

西南大学仅管物质条件差，生活非常艰苦，但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，仍然办得生气勃勃，政治气氛十分活跃。为了扩大宣传阵地，梁伯隆主办了《西南日报》（后改名《锦江日报》）；并在学生中组成“前卫社”、“新兴剧社”两个进步团体。组织同学进行街头讲演，话剧演出等宣传活动。曾演出《炭坑夫》（反映工人反抗资本家的剥削举行暴动）、《黑暗里的红光》（反映农民反抗地主、军阀的压迫举行起义）等话剧。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，唤起了广大工农的觉醒。5月4日，梁伯隆在少城公园（今人民公园）民众教育馆，为各校学生作了题为《如何继承五四运动精神》的讲演，使到会学生，深受鼓舞。通过梁伯隆和西南大学师生的共同努力，积极配合中共成华党组织，广泛开展民运和兵运工作，在川西地区，掀起了革命浪潮，散布了革命火种。临近暑假，成都发生抗捐罢市斗争，以西南大学生为骨干的成都市学联，进行了有力的声援。同时成都桂王桥街的“江防司令政治部”及军阀部队中开办的军事政治学校，都成了中共党组织在军中策变运动的基地。这就触犯了军阀田颂尧、邓锡侯、刘文辉等的切身利益。为了制止革命风暴，军阀们强化了对学生

运动的镇压。梁伯隆接成华县委通知，让一些过于暴露的共产党员离开成都。他自己仍坚守岗位，隐蔽在泡桐树街西头最末一家院子里，处理校务。

6月8日，市学联学生准备在仁厚街西南大学二院召开执委会。梁伯隆闻讯，马上骑车驰去制止。当执委们正要转移时，三军联合办事处军警团的军警，已经赶到，梁伯隆和几名执委当场被捕。四川省府随即下令西南大学于一周内解散。为了抗议，西南大学学生会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护校运动，召集大会小会，进行街头宣传，学生们声泪俱下地控诉军阀摧残教育的暴行，要求释放梁伯隆等，呼吁各界给以援助。街头宣传的学生，先后有几十名遭到军警逮捕。紧接着于8月18日凌晨，军警团联合办事处，谍查处和成都警察第三署奉军阀密令，突然出动大批军警，包围西南大学一、二院，抓走张竞若等八十多名师生，查封了西南大学，接着岷江、民立等大学也被查封，成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。

梁伯隆被监禁的四个多月时间里，党组织和他的亲友，曾多方设法营救，于右任、蔡廷锴、熊克武等也拍电报给三军联合办事处，要求释放梁伯隆。原新兴剧社成员黄开诚和梁的亲属还满怀希望地去狱中看他，告诉他营救情况。梁伯隆听后笑着说：“我的事不要紧。汉州（广汉）发生兵变，策动邓锡侯的独立旅打出红旗，今天可能见报。你们要看，多看我几眼，恐怕以后长别了。”原来敌人曾以出任四川省教育厅长为诱饵劝降，梁伯隆当即答道：“我宁为共产鬼，不作民国人！”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。仍然和地下党保持密切联系，起义消息，他还最先知

道。

汉州兵变发生后，四川军阀加紧了对革命者的残害。10月28日下午，将梁伯隆从临时执法处移到军警团办事处，准备处决。面对死亡，他在狱中写下了：“为党为民尽生死，勇斗魔鬼志更坚，要杀吾头何所惧，共产真理留人间。”这首诗。在留给家属的遗书中写道：“我大概离死期不远，请你们不要悲伤……我的死是为世界上千百万劳苦大众而死，我很感觉光荣，革命一定能成功！人民一定能当家作主人！”就义前一天，梁伯隆把遗诗和遗书交给办事处主任副官易楚轩，嘱他转交亲属。易是江安人，有同乡关系，对梁伯隆的言行，深受感动，所以诸事通融。梁伯隆请求临刑前让他讲话，易表示如派他监斩，可以允许。

10月31日早上，军警团执法官以“共产党重要分子”罪名，判处梁伯隆死刑，由易楚轩监督执行。上午十点，大队武装军警，将梁伯隆押赴东门外下莲池刑场。他身着西服，神态自若地坐在黄包车上。沿途高呼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“劳动人民联合起来！”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！”“打倒田、邓、刘军阀！”所过之处，万人空巷，纷纷涌向刑场。

刑场上，易楚轩履行诺言，让梁伯隆作最后的讲演。梁伯隆昂首挺立，以刑场作战场，他用悲壮宏亮的声音，打破了阴惨沉静的气氛，向在场的万千群众深入浅出地讲述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的道理。用江西革命的具体事例，指出：“中国的劳苦大众，只有团结起来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，打倒军阀，人民才能吃饱穿

暖，过幸福生活。”许多听众，感动得涕泪横流，低声哭泣。时间十分钟、二十分钟，半小时……过去了，家属为他点燃送终的大红烛也快燃完，监斩官一再催促。最后他说：“我是为千百万劳苦大众而死，我死得光荣。过去我在江西杀土豪，今天军阀杀我，阶级斗争就是如此。但胜利是我们的，革命一定能成功！”梁伯隆讲完，从容不迫地坐在家属为他准备的大红毡子上，回身对刽子手说：“请执行吧！”，行刑士兵，也为梁伯隆刑场讲话所感动，双手颤抖，无法瞄准，旁一排长抬起手枪，击中伯隆胸部，遂饮弹牺牲，时年仅二十六岁。

当天夜里，西南大学部份师生，秘密地为梁伯隆举行了追悼会，成都街上经常出现悼念梁伯隆的标语，社会上进步人士，也写了“毕竟英风千古在，黄花陇上且勾留”的诗句，表达了赞誉悼念的心情。易楚轩也因为允许梁伯隆刑场讲演，受到军阀猜忌而挂冠逃去。

梁伯隆牺牲了，他和千百万革命先烈撒播的火种，终于汇成了燎原烈焰，烧毁了旧社会，新中国诞生了、富强了。革命事业，完全如他所预料的一样，胜利了。

梁伯隆烈士虽死犹生！永垂不朽。

1987年元月

注：本文根据下列资料整理：

- 1、现存重庆市博物馆及烈士家中的遗作、遗书、遗物、遗照等历史资料。
- 2、江安党史办及宜宾地区党史资料。
- 3、有关档案、报纸、杂志等记载。

4、中共中央组织部《79（信字）194号》通知。

5、烈士的亲友和学生的回忆录。

# 雷雨田同志为党的事业

## 鞠躬尽瘁的一生

李映昭

雷雨田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合江、渠县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，解放后在重庆市、西南局组织部工作。文化大革命时期调四川师范学院任党委副书记。1979年11月不幸因病逝世，终年62岁。雷雨田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，也是战斗的一生，每想到他，一一在目。现叙述出来，表示对他的哀思。

### 家庭情况

雷雨田读书时叫雷志达，在江安工作叫雷雨霖、雷雨霖，化名丁一凡，在重庆广安工作，叫雷仲伯、雷万钧、雷震远等（以下统称雷雨田）。1917年农历九月二日出生在四川省江安县西门外大院子。1938年7月在江安由李鹏寿介绍入党。家庭为手工业者，个人为自由职业者，祖父、父亲均系私塾老师，没有土地房屋，家境贫寒，常衣食无着。1929年父亲病故，兄弟五人全靠母亲给别人缝缝补补，衣洗服度日。有一年遇上天灾，全家无法生活，为了活命把他抱给么爸雷正兴（外号烤酒匠）。他早出晚归，只有碗饭吃，无人照管，靠姐夫资助念书，1933年他家由城西迁至东郊铁炉沟老房子，佃种土地，么爸靠种土为生，用钱很困难。他温饱无着，无奈逃跑到二姐家。二姐

只有一个小孩，叫叶镜澄，十五岁就随省工会余宁去泸县工作，1938年加入共产党。二姐家勉强可以度日，姐夫是教师，看雷雨田读书努力，聪明能干、小学毕业送他进中学。1935年中学毕业独自走向生活。雷雨田思想开朗，接受新思想快，他发觉迟早社会要改革，此后由于革命好友的帮助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熏陶，逐步走向革命道路。从1940年到解放，他没有回过家，也未和家里通过信。（1960年听说他父亲当过伪保长，土改时家庭划为贫农成分，复查改为小土地出租。）全国解放后，我们家除我和老雷外，还抚养了革命烈士的几个小孩。如雷咏雪（女）、李小雷（男）都是烈士王瑛、左绍美的子女。雷咏雪大学毕业后分在西安政法学院任教，李小雷参军提干为营级干部，转业到成都地方工作。小儿雷光耀在江安工作。还有干女儿刘福玉南开大学毕业，现在成都科技大学工作。

#### 读书时期（1923—1935年）

雷雨田从6至14岁，在江安、长宁乡里读私塾，后在江安城内读私塾（读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《唐诗》、《左传》等）。1931年姐夫资助考入县立高级小学读书。1933年考入省立第三中学（现江安中学），1935年初中毕业。

江安地处边远，消息闭塞，文化不发达。雷雨田因家境贫寒，在校念书努力，喜欢写文言文章，看些小说书籍，学习成绩比较好，初步接触到共产主义宣传，在思想上表现进步。从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特别是红军长征途经江安一带宣传革命道理，对他思想触动很大，觉悟提高很快。党在学校里搞革命宣传，组织青年演讲，抵制日货等，他都是积极分子，坚决赞成抗日。他对地主阶级仇

恨，相信天下穷人一定要解放，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。

### 走向社会 参加组织

（1936年—1938年7月）

雷雨田初中毕业后，因生活所迫，不能继续读书，在江安城内当私塾教师，后又在江安大渡口小学任教。他曾因不能升学，思想一度苦恼，对于前途深感渺茫。家庭曾鼓励他去学盐商，好成为有钱有势的人，后又打算为他找个旧政府科员位置，雷雨田对这些都不感兴趣，最后才决定当私塾教师。

他在婚姻问题上也非常苦恼。1936年9月家庭包办他和一个农村女儿叫姚云芬结婚，他们互不相识，更谈不上感情（后办离婚手续），雷雨田反对，但又不能违犯家规，他曾声明：“不是我娶妻子，而是家里要娶媳妇。”婚后不久，雷雨田患天花一个多月卧床不起，左思右想，归咎婚姻，也认为是社会问题，如何解决？苦恼着他。1937年为了冲破现实，减轻苦恼，没有告诉任何人，自备很少一点钱，没带行李，决心离家到成都去（他三姐在那）。干什么？没有打算，相信天下总饿不死人。外走时不幸被大哥发现，大骂他一通，说他不知天高地厚。最后还强迫他表态“再不走走了”。此后，雷雨田在江安中学图书馆借了些书籍、杂志，自己买了很多理论书籍，订阅报章杂志，如鲁迅先生杂文，还有通俗文化读物，其中载有章汉夫等同志的文章，从中吸取了进步思想，加强了反帝反封建意识，加深了对旧社会的认识 and 不满情绪，对无产阶级革命有了向往，对“一·二九”学生运动羡慕，一句